

昆都仑文史

第六辑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请指正 请交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头市

昆都仑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昆都仑文史第六辑目录

名人传奇

- 我的叔父王经雨.....王友众(1)
- 王经雨传略.....史银堂(4)
- 乌拉特抗战女司令巴云英.....巴靖远(22)
- 包头电话股份有限公司与南汉三.....李文勋(31)

风云人物

献身不惜做尘泥

- 记史玉华.....李汀(35)

- 钢铁经理张国忠.....王爱平(46)

科苑创业四十年

- 包头稀土研究院院长、高级工程师安治礼

-张红(57)

- 药理和微生物学的探索者杨煜荣教授.....阎充英(65)

- 体育教授台赞良.....阎充英 乌云(78)

愿将丹心献婵娟

- 秦新民小传.....关铁玉 郭俊义(89)

- 春风化雨育新苗.....关铁玉 郭俊义(99)

- 记模范班主任赵允辛老师

- 教育战线的一棵小草.....一班(111)

为校外教育开路的人

- 记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张岩.....张曙辉(115)

钢城旧事

- 草原钢城诞生片断.....岩松(121)

- 包钢重轨生产技术的发展.....于 俊(139) >
蓬勃发展的包钢科技出版事业.....于 俊(148) >

军事轶闻

- 包头驻军序列.....王飞雄(153) >
清剿匪患 保境安民
——老一团剿匪漫记.....高志昌(165) >
进军大西南征途琐忆.....杜守恒(173) >
日本在台湾投降的一段传闻.....易 磐(185) >
陈诚在东北的败迹.....易 磐(187) >

难忘之日

- 包头市第六中学今昔.....王新洲(190) >
乒兵国手在包头.....徐淑娟(196) >
幸福 友谊 团结
——难忘的包头各族青年联欢周.....王倚一(200) >

艺术宗教

- 二人台剧种的产生.....姚桂轩(212) >
昆都仑召觅踪.....姚桂轩(214) >
我的信教生涯.....陈布道(215) >

我的叔父王经雨

王 友 众

史银堂同志在仔细阅读档案，访问了许多同志之后，撰写了《王经雨传略》，就我所知，是翔实的。

王经雨是我的二叔父。由于他在世较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萨拉齐、武川、卓资山、托和清、包头等地区，相继担任过党、政、军等领导职务，顺理成章，便成为我们这个家庭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

我父昆仲三人。父亲王培玉为长（生于1905年7月），于1941年冬在武川地区牺牲。三叔父王如玉（生于1913年），“七七”事变后，即由北平回到家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李井泉支队开辟大青山游击根据地，他便投军从戎，1939年失踪。我的姐姐王友梅（生于1923年），在当时的绥西地区是唯一有文化的女干部，1940年患肺结核病，由于大青山区斗争环境残酷，又得不到医治，年仅十七便少亡了。至于我的祖母（生于1884年2月，卒于1966年5月）在人们的传说中颇有传奇色彩，自然也免不了夸张。但她确实是一个思想豁达，性格刚强的女性，民族自尊心极强的人。她三十一岁时，祖父被土匪杀害，祖母便成为家庭的“掌柜”。她惨淡经营，致力于发家，后来成为当地有名的大户，在家庭她几乎是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当战火燃烧到家乡之时，她曾发誓：“活着不当亡国奴，死了不做亡国奴鬼。”因此，毁家纾

准，鼓励他的子孙们投入抗日斗争。

现在，再回到正题。

叔父王经雨的性格，不像父亲那样与人无争，也不像三叔父锋芒毕露。他严谨而坚毅，和善而有主见。自我记事起直至他临终，从未板过面孔，严肃训示，总是面带微笑，从容谈吐，不言他人之过。但他也从未当善面夸奖过我什么。尽管如此，我对叔父非常敬畏。在我四十岁之前，从未当着他吸烟饮酒，因为叔父是烟酒不沾的。当然，也有过震怒的时候，1967年3月间，我去呼市看望他，婶母向我使了个眼色，悄声地说：“你二叔闹情绪哩。”他是在这天的上午刚刚挨过批斗。叔父见我便对当时自治区的某些领导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只能劝了几句，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他愤怒了，“看起来你还同情他们，那你去问问他，这样对待干部是谁家的政策！”说罢，便扭过身去不理我了。我唯唯退出。当然，他的火并非冲着我，他确实在“闹情绪”，在他的一生中这是我唯一见到过的一次。

叔父不仅是长辈，也是诲人不倦的导师。在战争年代，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比较地能够常见面时期只有两次，1943年他回到地方参加整风，隔一、两个星期能见到他一次，再就是1947年初他回到兴县在晋绥党校学习，我则回到兴县实验学校学习，每当星期日我们都要去绥蒙政府家属队看望祖母，这也是同叔父见面的机会。我们之间更多的是通信，他寄给我的信件都是很长很长的，没有家庭一类琐事之闲谈，都是鼓励我努力学习，加强修养，积极进取。一次，我们的政治协理员看到我读叔父来信，他笑起来了：“比我讲政治课还要长还要详细呢！”在他的信件中，多半是要求我刻苦读书。他要我读鲁迅、高尔基的作品，推荐《李有才板话》、《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要我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在信中还指出了这些作品和著作的要点，要求写读书笔记寄给他，据说要检验我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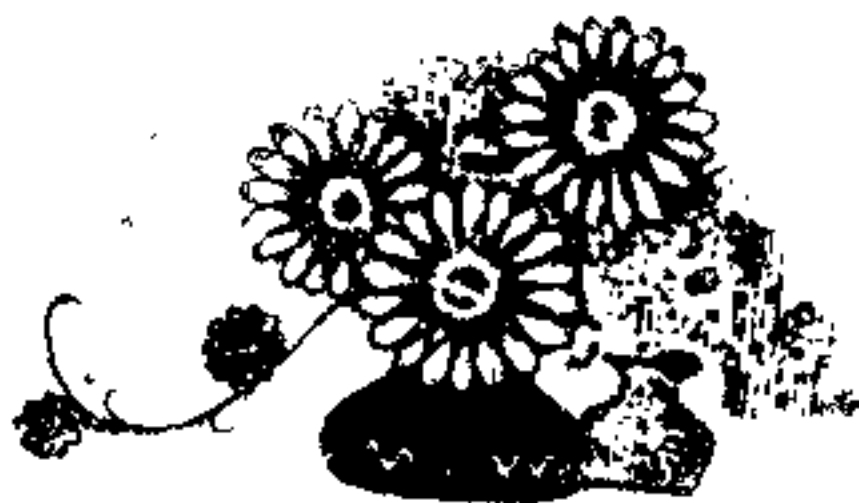
水平和写作水平。他向我布置的这些“作业”我完成得不是很好的，但他并不训斥，而是循循善诱，启发自觉。如果说后来我养成读书习惯，这和叔父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他给我最后一次信件，是1966年7、8月，只几句话：“我一切均好，勿念。希望你在毛主席的指引下前进。”

叔父寄给我的信件很多，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叔父一生简朴，对我们要求甚严。五十年代初实行了薪金制。他同婶母每月收入近四百元。但仍居陋室，着简装，粗茶淡饭而已。在经济上对我们也是非常“吝啬”的。对我唯一的“赞助”，是1954年买手表给了50元的“补差”。但他却可以拿出很多钱支持农业机械化，农村办学，抚养烈士子弟。“人遗子，金满篋。我教子，唯一经。”叔父留给我的这一“经”，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财富，则是永远受用不完的。

本文作者王友众，现任包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经雨传略

史银堂

一

王经雨，原名王景玉，1911年5月出生于萨拉齐县（现土默特右旗）河子村一个地主家庭。他八岁读私塾，十五岁进入包头省立二中学习。进校不久，他认识了因躲避国民党逮捕从绥远公学转来的李逢春。李逢春倾向革命，思想激进，见王经雨学习吃力就主动给他补习功课；见王经雨富有正义感就给他讲当时的形势和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讲苏联十月革命和列宁的革命事迹。王经雨听后对共产党有了初步印象，对苏联和列宁产生了羡慕敬仰的心情。李逢春还把他收藏的都德的《最后一课》、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纪念碑》、赛甫林娜的《第四十一个》等作品借给王经雨阅读，王经雨读后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为《第四十一个》塑造的女英雄的果敢机智行为而深深感动。当王经雨了解到李逢春家庭贫苦，依靠哥哥背煤赚钱供李读书时，便常常用自己的钱和衣物周济李逢春，帮助他克服生活中的困难。

1928年9月，王经雨转入中山学院学习。在该院他又结识了1927年加入少年共产主义先锋队的刘深源及杜如薪、苏谦益、杜琰等进步青年。在这些青年的帮助和影响下，他阅读了高尔基、鲁迅、郭沫若、成仿吾、辛克莱等进步作家的作品以及《语丝》、《创造》、《思想》等刊物上登载的文章，知道了我国南方红军

闹革命的一些情况，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形成了鲜明的爱憎观，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对封建团体、国民党反动派则鄙视远离，深恶痛绝。

有一次，国民党选省代表到南京开会，学校负责人白镜潭派人到各半校活动，串弄选举他们指定的候选人，并采用“拉来式”的方式引诱学生加入国民党。当时白镜潭的得力干将高存仁对王经雨说：“咱们萨县人应抱成一个团体，那样力量就大了。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充任宣传员或纠察员，能拿到不少月薪……”

王经雨平时对高存仁及其鼓吹的那个团体的胡作非为早已看在眼里，恨在心上，当即明确回答道：“我是来念书的，不是抱成团体同人家打架的！我家有的是钱，不缺薪水花！”

高存仁见金钱、地位对王经雨没有诱惑力，就亮出底牌恫吓说：“你痛快点儿说，入不入我们国民党？”

“我现在对国民党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等弄清楚了再说吧！”

“你不入党要干甚？”高存仁狡黠地又问。

“我想谈恋爱。”王经雨有意把题岔开了。

“入党也可以谈恋爱。”

“那我还是先谈恋爱后入党吧。”

高存仁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不几天，有个叫张海芳的女同学又来动员王经雨加入国民党，王经雨估计到她是受了高存仁的委托而来的，坐了很久，谈了许多甜言蜜语，也没有丝毫打动王经雨的心。

又一次，王经雨的一个在国民党任职的亲戚，穿着军装从南京回来了，王经雨回家正碰上他鼓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战绩”。开始王经雨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越听越憋气，于是就打断他的话抢白道：“你们把红军消灭完了没有？你们把共产党消

灭完了没有？红军和共产党是消灭不了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剥削阶级消灭不了，被压迫的人们就要起来反抗！”

那人被王经雨突如其来的一连串发问和议论弄得十分尴尬，半天才喃喃地说出“那……反正少了……”这几个字来，结果气得饭也没吃就走了。

1929年春天，刘深源因闹学潮被当局怀疑为过激分子开除了学籍。这在王经雨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感到在当时中国黑暗的社会里，青年人是没有美好前途的，思想极度苦闷，产生了到苏联寻找光明的想法。1930年春天，王经雨与班内一个外蒙有亲戚的女同学贾洪恩交上了朋友。贾洪恩经常给他介绍苏联及外蒙的情况，并借给他中学生日记和大学生日记两本书。他俩曾商量一同先去外蒙然后再去苏联的打算，但后来由于客观原因没有去成。这件事他终生为憾。

1931年，王经雨从中山学院辍学回家。当时刘深源正在美岱桥以开小铺卖货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河子与美岱桥相距八里路，王经雨成了刘深源小铺的常客。碰到地下工作者有危难，他就主动引到自己家里，供以吃用，谈论时事。1933年，杜如薪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追捕，藏到了王经雨家里。几天后，杜如薪又引来一位从北京来做地下工作的李同志，在王经雨家住了四个月。这期间刘深源、杜如薪、李同志与王经雨在一起看书读报或到山沟里游玩，谈论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帮助。那时，王经雨把自己比做孟尝君，在房内挂着“坐上客常满，杯中酒不干”的字幅。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王经雨听到这个消息异常激动、兴奋。1936年为了寻找出路，他自愿去受了四个月的壮丁训练，之后又考入傅作义的军官学校住了四五十天。原本打算到军队中施展自己救国救民的抱负，但他见到的是教官们的吃喝玩乐，听到的是学员们的污言秽语，国家的存亡，

人民的苦难，他们全然不顾。王经雨明确认识到抗日救亡的希望不能寄托在他们身上，便又回到家里。

1937年10月，归绥、萨拉齐、包头相继沦陷。王经雨看着大好河山被日寇铁蹄践踏，人民遭受蹂躏和残杀，心如刀绞！寻找着抗日救国的道路。

二

1938年秋天，奉党中央和毛主席之命，李井泉同志率敌后抗日支队挺进大青山，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年9月，支队敌工科长于源到美岱召一带开辟工作，主动找王经雨了解情况，讲述李支队挺进大青山的目的和任务，动员王经雨出来帮助他工作。这时，王经雨的三弟王如玉从八路军支队政治部回到家里，说他已经参加了八路军。并说八路军就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改编的，作战勇敢，纪律严明，是人民的子弟兵……王经雨听了这些介绍，心情万分激动，参加革命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毫不犹豫地投入革命行列。他积极助于源开展工作，一些亲戚知道王经雨投身革命队伍，吃惊地问：“你走了这么多的家业你不要了？你的母亲、妻儿、兄嫂、姐弟都不管了吗？”

王经雨斩钉截铁地答道：“国已破，何以为家？咱们中国人不当亡国奴，我王经雨不当亡国奴！”

王经雨的母亲对儿子的抗日决心非常赞赏，她叮嘱儿子说：“我不怕你革命抗日，只怕你老狗扒墙头，扒上一下就软下来。”母亲意味深长的话成为王经雨此后坚决抗日革命的巨大动力。

于源把王经雨安排在伪军自卫团赵明亮部当文书。王经雨主动和自卫团中的同乡、青年拉关系、交朋友，争取他们抗日。与此同时，还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给八路军购买物资，传送情报。当

他得知于源要找个安全地方印刷宣传品时，便把于源安排到自己可靠的亲属——陈顺家里，使这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年年底，我党又派高鸿光、刘启焕、王弼臣等同志来美岱召一带开展工作，经于源联系，王经雨又和他们接上了关系，一起研究制定了建立抗日救国会和党组织的计划。1939年2月，李支队的政治部主任彭德大找王经雨谈话，王经雨真正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的中坚，才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救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和砥柱，从而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

同年3月，经高鸿光、刘启焕、王弼臣介绍，王经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将原名王景玉改成了王经雨，意思是要经受斗争风雨的考验，将自己锻炼成坚强的革命者。

王经雨入党后，工作更为积极主动。白天，在伪自卫团内给官兵做工作；晚上，进村秘密串联，以唠家常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的意义。很快，在美岱召、美岱桥、河子、沙图沟一带秘密组织起青年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接着又从救国会中挑选骨干成立游击小组与党的组织。这时王经雨介绍刘深源入了党，并变卖一些家产给游击小组买了一支枪。

就在这一时期，八路军经常派武工队到美岱召一带配合当地的游击小组开展活动，但不时遭到伪警察和特务的袭击。美岱召警察中有个叫达挠的特务头子，是协力气人。他凭仗对本地情况熟悉的条件，想尽各种法子刺探武工队和游击小组的活动，并陷害了许多无辜百姓。王经雨和武工队的同志们商议，决定除掉达挠这个祸患。

9月中旬的一天，王经雨从美岱召伪自卫团部给正在协力气的达挠去电话，他寒暄了一阵后说：“赵明亮队长请你马上来团部，有要紧事情商量！”接着用关切的语气说：“为了防止出事，我带两个人到半路迎接你。”

达挠以为自卫团发现了武工队与游击小组的什么活动情况向他汇报，放下电话，别上手枪，兴冲冲地出发了。过了大庙包村来到美岱沟口河槽，就看见王经雨从对面走来了，还带着两个人。当时正值中午，四野无人，异常寂静。王经雨快走几步迎上前去，显出十分热情的样子抓住达挠的手说：“你辛苦了！”两人没说几句话，后边的两个人已经赶到，两支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达挠的胸口。

“不准动！举起手来！”

“啊！”达挠惊叫一声，疑惑地看着王经雨。王经雨朝他轻蔑地一笑，那两个人立即缴了他的枪，捆绑起来。王经雨低声向那两个人交待了几句就返身向美岱召伪自卫团部走去，达挠被押到了大西沟八路军的根据地。

当天夜里，狡猾的达挠趁看管战士不备，偷跑回村。第二天，王经雨得到这个消息不禁大吃一惊。他考虑到这下自己的身份要暴露了，必须得马上转移，但还没有来得及和有关同志商量，日本兵便将美岱召村围了个水泄不通。岗哨林立，不许任何人出村。王经雨当即考虑到这是来抓他的！他还穿着伪自卫团的衣服，或许能够混出村去。于是，他硬着头皮向村南走去。刚走到村口，就被站岗的鬼子用两把明晃晃的刺刀挡住了。其中的一个鬼子唧哩哇啦地用日本话查问王经雨，王经雨沉着地摆了摆手说：“我不懂。”鬼子用狡黠的目光上下打量了他一阵，然后扯着衣服，让他蹲下，拣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用汉字写道：“你是王经雨吗？”写完后用凶狠的目光紧紧盯着王经雨。

王经雨心中一惊：“难道鬼子认出我来了吗？”但转念一想，“不可能，我又不曾见过这两个鬼子。他们一定是冒诈！”他想到这里镇定自若地接过鬼子手中的树枝，也在地上写道：“我不是王经雨，是太君让我找王经雨的。”正在这时，给村里跑差的尹月月恰巧走过来，看见情况不妙，急忙上前边指划边说：

“是太君让他到车站去”。

“开路！”鬼子放走了王经雨。

王经雨从容地走出村口，一片树林挡住了鬼子的视线。傍晚，王经雨顺利地找到了游击小组。

王经雨参加革命的行动在周围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们纷纷议论说：“王经雨那样大的家业都舍得扔下，咱们还怕甚？”不少人也随之参加了革命。

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1940年初，党组织决定将几个游击小组合并，成立萨县游击队，王经雨任队长，八路军派长征干部杨思华任指导员，游击队员有七十来人，编成两个排五个班。

三

萨县游击队建立后，进行了一个时期的集中整顿和训练，队员们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面对日、伪、顽、匪多方面的敌人，游击队发挥群众支持、地形熟悉等有利因素，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神出鬼没地活跃在大青山和土默川上，打击敌人，宣传抗日，保护群众，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0年秋季的一天，王经雨、杨思华带着游击队到民生渠以南开展工作。他们进了柳树淳村，当地群众宰了两只羊慰劳他们。但没等饭熟，岗哨跑来报告：一百多鬼子从毛岱开来了。王经雨、杨思华分析了敌人的力量和打法，做了战斗部署。战士们上了土围子各就各位，做好了战斗准备。五个鬼子扛着一挺机枪，两支步枪向村围子走来。当他们靠近村围子时，王经雨让神枪手老武三射击，四枪打死三个鬼子，剩下的两个返身跑回树林。接着鬼子在树林里集中机枪、步枪射击，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个别队员有些恐慌。王经雨和杨思华镇定自若，从容指挥，命令老武三击毙鬼子队长和打得最凶的一个机枪手。敌人又组织

了三次进攻，都被我游击队击退了。午后，又有日伪骑兵几十人直扑西门，离围子四五十米时，我游击队几十支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七零八落，伏在地上不敢动。王经雨向伪军喊话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要一致对外打日本……”不一会儿，对方举起一条白布。王经雨让他们派人来洽谈。几个伪军来到围子下说：日本人都在东南拐角，他们是张老毛部某团，要求把伤员运下去。游击队答应了他们的恳求。

太阳落山时，鬼子开来十六汽车的增援部队，用掷弹筒往村里发射催泪瓦斯弹。在杨思华的带领下，游击队员们将一个个“哧哧”地冒着青烟的催泪瓦斯弹挖坑埋掉。

晚上十点钟左右，王经雨和杨思华决定兵分两路，由敌人防守薄弱的西门、东门突围出去。夜幕降临后，王经雨首先带领一个排从西门突围了出去；敌人发现游击队从西门突围，立即调集东门外内敌人去增援西门；杨思华乘机带领余下的一排人从东门顺利地突围出去。

这次战斗，萨县游击队打死打伤敌人二十来人，还打死敌人一只军犬。从此，萨县游击队军威大振。

柳树潭战斗后，萨县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重视，他们一面造谣说“游击队被全部消灭了”，一面却又调集重兵，向萨拉齐以东、察素齐以西、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这块平原上，展开了篦梳式的攻击。

游击队稍事整顿后，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与鬼子展开了迂迴斗争。遇到敌人的零散活动，就乘机吃一口；遇到大股的敌人，就暂时将它放过去。就在这次反“扫荡”中，游击队在群众的协助下，把萨县“片通司令部”派出的十个搜集情报的特务全部抓获。

不久，游击队把营地建在美岱沟深处的黄土尖，配合正规军在顶门石、陶思浩、东老藏、沙兵崖等地打了一系列胜仗。

一个阴云密布的夜晚，王经雨带着游击队集中在纳令沟休息，鬼子突然把美岱召村包围起来，同时，把通往大青山的美岱沟、沙兔沟封锁，严防村里人去给游击队报讯，然后进村找带路人，进山围剿游击队。村长裴守信是救国会员，他专门找了十几名基本群众，引鬼子从大路出发，裴守信抄小路进山，直奔游击队的驻地，找到王经雨报告了情况。

王经雨和几个领导研究后，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战士们立刻进入阵地，潜伏在各山头及险峻之处严阵以待。

接着鬼子的机枪掷弹筒、炮弹乱打一气，游击队一枪没还，默默地伏在山顶上。

鬼子试探后，没什么动静，一个个伸出了脖子，逐渐暴露游击队的面前。

“打吧，队长！”通讯员急不可待地请示队长。

王经雨沉默着，眼睛紧紧地盯着鬼子。

“不要急，大队的敌人还没有走到我们脚下。”

鬼子虚张声势的机枪和掷弹筒还是不断地射击着。为了使鬼子更多地耗费子弹，测试一下鬼子的射击技术，一个战士设置了个假目标——用木棍支起一顶帽子晃了晃，立即把鬼子的注意力吸引来了，四挺重机枪向“目标”射击，鬼子疯狂的吼叫着闯进游击队的埋伏圈，快要接近山腰了，战士们从山顶上把大石块往下滚，砸得鬼子哇哇乱叫，也顾不得听候什么撤退的命令，便连滚带爬地往下撤退。鬼子又试探着进攻了几次，每次都让游击队击退了。打死打伤四、五十个敌人。

敌人原计划正面战斗打响后，从侧面、背面进攻的敌人会很快聚拢来，三面夹攻，一举把游击队消灭干净。可没曾想到向导故意把那两股敌人带上崎岖的山路，其中一个还把鬼子引到三架石湖里，连人带枪洗了个冷水澡，等他们赶来纳令沟游击队的驻地汇合在一起时，王经雨已带领游击队撤离了阵地，转移到安全

地带去了。

1941年夏天，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萨县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绥察独立二支队二连，王经雨任连长。1942年春天，又改编为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三团二连，王经雨仍任连长。从1940年春天萨县游击队成立到1945年秋天日寇投降，王经雨学习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沉着、镇定、机智、勇敢地指挥这支土生土长的革命武装，一直坚持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有时独立行动，有时与正规军或兄弟游击队配合，先后打胜柳树淖、黄土尖、陶思浩、纳令沟、沙兵崖、东老藏、大脑包、五里坡、察素齐、大南沟、前脑包……等三十多次较大战斗和不计其数的小战斗，在大青山、土默川一带起了抗击日、伪、顽、匪主力军作用。

四

1940年8月，王经雨兼任了萨拉齐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县长。从此，他一面指挥所辖部队与敌人作战，一面带领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大青山深处的根据地，也相机到敌人占领但我方有一定影响和群众基础的沿山平原地区，宣传抗日，搜集情报，除奸肃特，征收税捐，筹粮筹款，动员青年参军参战……。40年秋天，他亲自动员正在萨县耶稣堂学校上学的亲戚赵顺当了县政府秘书；41年，又动员在河子扛长工的张占元等青年参加了游击队。

1941年夏天，上级又给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布置了税收任务。可这时敌人对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及其部队连续进行了残酷的军事“扫荡”与严密的经济封锁。王经雨带领着政府工作人员和部队整天钻树林、爬悬崖，与敌人“捉迷藏”，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我方的处境也相当困难：给养接济不上，收税任

务也无暇去完成。为此，王经雨昼思夜想，琢磨着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时，萨县日寇宪兵队队长岡田义一，通过与王经雨所带部队的多次较量，深感这是一支单用武力征服不了的一支棘手力量，便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用重利诱降的毒计。

一天，王经雨的表兄、陶恩浩乡乡长乔卯突然上山来找王经雨。见面后，乔卯看着王经雨憔悴的面容怜悯地说：“你们成年累月地飘飘零零，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他呷了一口水，压低声音神秘地说：“日本人让我转告你们，只要肯归顺，你们提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还让我们几个乡长做保人”。

王经雨听到这里，明白了乔卯的来意。顿时，两道眉毛高高竖起，眼睛放射出愤怒的光芒，正要发作，猛然间心里闪现出一个念头：“何不将计就计，利用这个机会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呢？”想到这里，他竖起的眉头舒展开了，装作犹豫的样子说：

“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不好作主，等商量一下再说吧！”

那时，部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住在沙兔沟村后的干沟子里，正好这时绥西专署副专员靳崇智和民教科科长罗仲群来到这里。经过共同研究，大家认为：敌人招降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这丝毫动摇不了我们革命到底的坚强信心，但现在正是收税的黄金季节，如果断然拒绝谈判，势必和乡长们顶牛，鬼子也会立即进行“扫荡”，这样，上级交给我们的收税任务就完不成了。如果跟敌人“谈判”，一方面可以争取时间完成征税任务，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一下当前的衣食困难问题。于是决定由王经雨出面和敌人进行“谈判”。为了诱惑敌人还造出假舆论：“萨县抗日民主游击政府的领导人王经雨和王弼臣，一个是本地人，一个是口里人，（即内地人）两人合不来。”

敌人信以为真，马上派出代表来“谈判”。我方为了掌握敌人的幕后活动，让靠近我们的一个伪保长侦察敌人的行动，派雷